石火集

人海燈社叢書之五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一日印行

竹摩
通一
合作

石火集

人海燈社叢書之五

竹摩近影

通一近影

石火集前序

竹廬

詩，是文字，佛教，是離文字而談文字。

有人說，佛教是排斥文字的；我以爲未必盡然，佛教並未排斥文字，文字的排斥和不排斥在人的執見而已。佛教在重實證，破執着方面，所以不重文字，然由文字而會實相方面何嘗不重文字呢？故與其說佛教排斥文字，不如說佛教的究竟目的在證悟實相，而忽視初步工夫的文字法門罷了。向來的佛徒或昧斯義，滯惑文字，于是便無形中造成一派排斥文字的思想；而另一派又因其厭離文字太甚，過於暗中摸索，于是又造成一派排斥不立文字底思想。是知文字的排斥和不排斥，又完全在人的善用和不善用，善用者就成文字般若，不善用者便落文字葛藤，與佛教的本身了無交涉也。然古來在這兩派思想的趨勢上，後者總不敵前者，所以歷代的僧詩大都湮沒，即不湮沒亦若存若亡了。宋釋惠洪著了一部關

于詩的書，顏曰「天厨禁臠」，可以思過半矣。

雖然，詩能陶怡性靈，于人生並非毫無利益，與佛教亦不無關係：一詩是把剎那間所感觸到的所想像到的意境用精簡美麗的文句抓住它的東西，若意境高妙入神，不但作者久而讀之可以重溫舊趣，即讀者體會時亦同樣的得着怡悅；二詩是富于感情的文學，其感人之深，足以改變個人的個性思想；三詩與偈頌相近，古來許多行者往往于有意無意間流露出一些富于禪意的句子，把大乘佛教底思想表現出來；四佛教徒一生所過行雲流水的生活，都是詩的生活，能利用行脚閑暇時吟咏之，表現之，亦未始沒有意義的。這幾種意思，在拙作「佛教與詩的我觀」一文中已有較詳的論及，其中尤以詩的感人之深和佛教感化力最有關係。不但詩是如此，凡是有意義具磁力的文字，我想都是一樣的感人！不說別的，就說我們自己的文字因緣吧：

通一法師和我如陌生路人，素未謀面。自他接辦人

海燈雜誌後，感教風之墮墮，冀僧衆之覺醒，發爲詩文，常帶感情的筆鋒，使我由文字認識他底個性思想與志趣；同時他亦不時向我要稿，于是我們便在精神上生交遊了。才逝他的文既流利雄健，詩亦清新可口；而我則顯理既愧八指，言情又羞三郎，兩者都瞠乎其後，烏可以混集一起，致使魚目訛珠，奴郎莫辯？所以他雖然老早就有把合出近詩的意思告我，並屢屢索序于我，而我一直到現在還不曾向他表示可否，也沒有寫序。

老實說，我不曾寫過一首自己滿意的詩，故雖有所塗，覆瓿隨之；即平日聽到別人談詩，也覺意味索然，原因是自己寫不好詩，所以厭詩。自從前些時日偶然寫了十首「讀高僧山居詩」請教大醒上人；他來信說：『每讀新詩，喜甚；君詩才天就，當來大有可觀，非吾所能及也。望多讀古人佳品！』因了這個勗勵和指教，使我近來對于詩感到興趣時，又隨意哼了一些。故集中除了十廿首是年前的，餘者都是因大法師的話鼓動我寫作的

力而寫作的，是應該感謝的；雖然，我不承認我有天才，壓根兒就不知天才爲何物？

總言之，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們的印詩不在詩的工拙，是想在石火電光的幻影中抓住一點子痕跡來紀念我們一種相結識的因緣吧！實之通一法師以爲然不？

竹摩，廿四八月五日草於樂清至永嘉舟中。

石火集自序

通一

在佛教徒應脫離文字障的口號之下，其結果，造成了僧徒啞羊群的畸形病態。歷史告訴我們：這是過去佛教徒矯枉過正的好教訓。怪不得前人，怪不得今人，這是佛教輪化論說明世間法的一個鐵証。

佛教徒在行証方面，固然無須文字，可是在初步由信起解時除了參訪善知識口頭領教以外，能不能完全棄捨文學呢？就算你是上根上智專參究本來面目，或死心塌地一意念佛吧？禪淨兩宗寶典汗牛充棟，不先涉歷一番，從解起行，總不免有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危險。過去禪净大德，不見得沒有我們聰明，果真完全離開文字毋須由信解——借重文字而生起的信解——而能不費力走上行証的正徑；那末，他們著書立說便是欺誑我們，叫我們在文字葛藤里打圈子，不能直截了當討個眞實受用，那該多少罪過？所以，離開文字者是從文字助

起信解以後的行証上的離開；這就是如標月指，得月離指。假使目不識丁盤腿死坐不解禪爲何物，槌聲篤篤高唱阿彌而不識淨土是什末的人，也在喊佛教不立文字，那，至少，在我個人認爲是件很滑稽的事！

我自己在佛教文學上一點供獻也沒有，但我很希望今後佛教徒明白這一點，在自行化他上，不要太輕視忽略了佛教力的文學作品的創造，我相信無論是自己怡情悅性或是激勵他人，這力的文學多少總有些利益的。

我就因爲存了這點偏見，(?)平常在研究佛經之餘，對于一般文學作品不論新舊總歡喜遍覽一遭；尤其對于舊體詩，明知自己沒有帶來這種先天的天才，可不知怎的偏好依樣畫葫蘆地吟吟哼哼，名家作品讀得太少了，「偷」「謅」起來也是生硬的。談到詩禪一境，如大日經義釋所說：「先以詩勾牽，後令入佛智。」當然不敢生起這種野心，不過，一時興之所至，遏莫能止，只得犯着毘奈耶中律教禁歌詠的戒條一抒發其胸中塊壘罷了。四

五年來，吟吟哼哼，原不止這一點，可是兩年前的舊作完全被我的朋友潛我弄失落了，想來眞够痛心的！本集所選，都是南來以後的作品，（也有幾首是前幾年的舊作）這些覆瓿之物，原不該災禍棗梨，現在居然印出，雖屬大胆，亦有其因。第一：自己的東西雖壞到極點，總不免有點敝箒自珍，從前的舊作可以遺失，現在的這一點點誰能担保將來不會遺失呢？皮劍農唐僧詩選例言告訴我們：唐代軼詩非常之多，如棲隱的桂峯集，元顧的檀溪集，宗淵的洛西集，希覺的雜詩，這些，到現在都只傳了一個集名。其他如可朋的玉壘集十卷只賸了四首，可止的三山集，只賸存了九首，知玄集廿餘卷只賸存了三首，尚顏集五卷只賸存了三十四首，常達集一卷只賸存了八首，隨園說：「凡詩之傳，能藉其佳，亦藉其人所居之身分，如女子青樓，山野僧道，當成一首，人皆有味。」這話未免令我們懷疑，現在我們明知道災禍了棗梨也未必即能流傳，不過趁此可以出合集的因緣了

却一番手續，使得我倆願心圓滿而已。第二：竺摩法師和我雖未會過面，從文字結交以後說來，在私誼上，是我的一個畏友，在學問上，是我的一個良朋，而在佛教立場上，又可說是同一戰綫上的兵士；兩年來信件往還，得他的利益很大。去年他硬要和他的寒夜讀高僧山居詩十首，因爲自己是個儉腹兒，一直挨到今年夏天都沒有交卷。他反而先和了我的將去潮州十首。慚愧之餘，心想：這樣海量寬宏的朋友委實很少！當時我就慫恿他合出詩集，做我們神交兩年來的紀念。起初他謙虛不肯，我寫信給他說：「我們不是大腹賈賈，誰也不會疑心我們剝削讀者。自己掏腰包，不怕人說我們有坐抽版稅之嫌；而且人事無常，年紀很輕的朋友近幾年來已死了好幾個，生死關頭，誰做得主？即使百歲光陰，還不等于石火般的倏忽？趁着可能的機緣，留一些生命史上的紀念吧？」也許是我的話打動了他的心坎，居然馬上就承認了。可是，他雖然將詩序詩稿寄來，而詩集定名權

他始終在推讓我，恰巧最近得來消息：夢禪法師死於浙江，永學法師死於漢口，青年同志，凋零日多，這使我們對這石火倏忽般的人生起了進一層的認識與愛惜！

文字本身原無利弊可言，善於運用即成三昧，除了利他，自己也可從之得到眞實受用，迷之者觸途成滯，即成障礙，人生既如石火一瞥，轉眼中年老年，我們儘在說人喊不立文字的是自欺欺人，假使自己一生在自行化他方面，不能役使文字而反爲文字所役使，那不成了絕大的笑話？所以，希望竹摩法師愛惜這石火般的人生，珍重這石火般的人生，在行証方面，不要爲文字所繫縛，尤其是詩，「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那股儇勁兒未免太糟蹋了時間，譬如寒山拾得之詩，信口吟來，眞如鳥語溪聲，自成佳響，讀之者誰說不受感動？我雖不敏，願與竹摩法師共勉斯意，對于文字，尤其是作詩，我們要做切實拿定主宰的主人翁，不要做它的奴隸，竹摩法師，你當點頭道是否？

有這末幾種意思，本書才定名石火集，並沒有其他什末深奧的意思。

末了，本集能够提早出版，得芝峯老法師之力特多，這兒該特別提出誌謝一聲的！

一九三五，一一，二四，於香港人海燈社。

墨城詩稿

竹廔

秋日書懷

天涯放棹欲何之？煙水渺茫我不知。廿載韶華虛逝水，三藏妙義苦尋思。雄心奮欲追高德，病骨秋來同瘦枝。象教衰遲哀白馬，忍看風雨颺搖時。

讀寒笳集

寒燈寒夜讀寒笳，對卷如聽不死歌；寄語中華多病衲，何如一試阿伽陀!?

秋初夜分

銀漢無聲雲泛空，一輪新月正昇東，蟬聲唱過前牆去，古殿頻敲初夜鐘。

送逸梅學長入蜀

鄂渚相逢日，清音得未曾！乾坤一小院，蜀越兩孤僧。雲水今朝別，音書笑日仍？性相孤詣去，三峽何嶙峻！

久旱

蒼天無霧亦無煙，杲日似同劫火燃；千里湖田成焦土，怨聲恨語載途邊！

偕友人雨後登育王寺山

雨後山更綠，逍遙結伴行。雲向峯外沒，草自澗邊生。泉去意無盡，風來聲有聲。林間暫少憩，頓覺非凡情。

步芝法師秋夜泊京口韻

長江萬古自流東，多少樓船一望中？遠近金焦凝碧水，疏星淡月映秋空。韶光易逝水流東，二十年華彈指中，學道參禪無所住，秋江皓月印長空。

袈裟瓶鉢任西東，大地山河一鏡中，不是從師參妙諦，爭從何處識眞空？

與石瓢上人泛舟西湖即次原韻

碧湖疎柳畫中意，載月迎風物外遊，今夜禪心清如水，淺河深處泊輕舟。

落日含煙籠柳梢，湖山最好此時遊，夜涼露滴裘裳濕，談笑歸來月滿舟。

秋夜當綠影君

丹桂飄香桐葉殘，歸來秋意亦闌珊；蟲聲四喚吟魂動，強賦新詩寄慰安。

瑟瑟西風入幕涼，小園花好已凋黃；迎黃餞菊非吾事，一樹木樨空自香！

遊姑蘇虎邱

閒雲不繫自悠悠，萍跡偶然到虎邱。雪霽驅車充逸士，梅開香閣笑詩囚。憨泉水活鄉愚語，寶塔磚殘古佛羞。說法生公今邈矣，點頭頑石話千秋。

夜雨病中口占

夜沉燈影暗，四大又違和，輾轉愁難寐，窗前風雨多。

玉泉寺觀魚

久慕玉泉勝，平沙踏曉煙。溪聲喧谷底，竹影掛簾前。梵宇青山下，禪房綠水邊。澄澄魚自得，對境意灑然。

思鄉

二月和風細草香，客情一日九廻腸；孤鴻北渡留江渚，竟夕思親望故鄉。

晨登高山頂

曲徑緣松上，朝朝來往勤。天風生爽籟，芳草吐清芬。碧海浴紅日，青山浮白雲。尋幽自足樂，欲辯已忘云。

白湖即景

乍明乍滅雨初晴，壁外蛙聲處處鳴，燕子銜泥湖上去，綠波春水望中平。

結愁吟

細雨微風撲面來，春衣水帶自縈廻，愁思難剪理還亂，付與三災化劫灰。

元宵月夜泛舟白湖

人在扁舟月在天，波光弄影意翩翩。人人爭說中秋好，誰信清輝今夜妍？

拋却竹竿停復搖，叩舷長嘯當吹簫。山灣明滅流螢亂；

多少花燈鬧此宵？

夏夜聽楊紹昌君談家事有感

薰風草動送徹香，對坐潮塘話夕陽：『爭產鬩牆憐叔季，成家黽勉苦爺娘；鄉隣盜匪頻遭劫，客路雲山枉自傷；』我亦有家歸未得，聽君一句一悽凉！

幽居

禪門雖設白晝關，數卷經書讀復還。靜觀乾坤心跡寂，無明雜念一齊删。

窓前花鳥語間關，恰似含情去復還。一自空庭寂寞後，小園草長無人删。

寄友人

浮雲一別各西東，行脚無根惜斷鴻！蠟炬有心人無語，菴前寂寂落疏鐘。

秋日畬甫中楊君紹昌

水後山前少聚居，風情文采未糢糊。思君咫尺天涯遠，故我依然臥白湖。

點點哀鴻天末盡，蕭蕭木落感秋深；欲將一片無言境，寫出山僧寂寞心！

惠書幾度見情深，爲報生涯强解吟；多謝慇懃勉寫作，效顰何敢作詩僧。

麗水雜詠　並序

麗水爲東南名勝之地，綠水青山，明媚可愛。甲戌秋，余隨侍盧大師芝法師講學于括蒼，大師等講餘策杖尋幽，佳構殊多。余亦聯成數首，以紀其事，工拙不計也。

南明山

門前叢竹雜蒼松，印月池分一道通。石佛開顏迎遠客，玉虹拖翠走長空。一溪清水山含秀，萬脈高原地轉雄，初罷法筵人未散，登樓爭擊夕陽鐘。

登南樓左峯

踏踏行歌入翠微，秋花着遍水田衣，登高翹首暫舒嘯，萬疊叢山正落暉。

三巖寺

四洞三巖十景妍，麗山蒼翠入窗前，一池淺水千竿碧，樹老爭紅秋意鮮。

萬象山

渡罷清溪日正微，丹崖空翠滴寒衣。參天松竹蔽琳宇，滿地鮮苔上石扉。萬象秋深鵝葉落，千峯岫杳看雲歸。宋明碑碣留殘跡，烟雨樓台今已非。

仙都（永康屬）

訪勝來仙都，蓬萊第一山。青梯蛇入谷，蠹洞鼠穿環；水石自澄映，烟雲相與還；初陽浴石笋，寂靜轉悠閑。

曉讀吳墳

宿鳥驚人飛，晨曦映水湄，空塘留人影，霜葉打我衣。孫幕白雲漲，吳墳碧草稀，愛此欲跌坐，石階冷冰肌，徘徊發長嘯，欲去復依依。探囊得臙餌，分散餵魚飢，殘蘆根頭動，知是魚出圍，魚笑我亦樂，相對共怡怡！我今笑魚頑，魚亦笑我痴！衆生性平等，此心不相違。

朗吟濠上句，陶然欲忘歸。

秋日過曼殊上人塔墓

絕代才華今已矣，空留遺跡映澄泓；秋風殘葉無顏色，猶憶當年飄泊情。

芒鞋破鉢自飄零，不是尋常雲水僧；懺盡雲情歸寂滅，法身無滅亦無增。

吊靜賢法師（步其舟初度原韻）

剛聞吾師慶立年，人生何幻泣雲煙！生如無謂生非苦，死本尋常死亦憐！濟世有心聲寂寂，留身乏術恨綿綿；我今一瓣心香祝，乘願重來兜率天！

業海浮沉年復年，身心不繫一如煙。暫歸佛土師堪慰，少別人間我轉憐，敎敗空餘僧蠢蠢，道衰僅見息綿綿；度生自是待開士，劫後重看太古天。

白湖秋曉

閑來曉坐白湖邊，一碧秋光露色妍。紅樹經霜燒水底，白雲拖樹抹峯巔。風吹蘋轉遊魚喜，病後心清止水禪。

極目煙波瀰漫裏，乘舟我欲枕臂眠。

少住雪發偕又信達讚月熙諸友至千丈岩觀瀑

危崖峭壁下無地，遠近峯巒列若環，少倚亭欄幽絕處，
白沫噴雪落人間。

步澹雲法師隨意草原韵

白湖細雨挹輕塵，水色山光露性眞，萬法空來境智冥，
隨拈藜草作三身。

黃面瞿曇含笑頻，拈花一指太欺人，分明識取了無法，
費煞猜疑假耶眞？

塵心增處凡心滅，肉眼閉時慧眼開，明鏡非台無一物，
任他漢現與胡來。

終日對山不見山，心包刹土絕來還，談玄說妙尋常事，
人自匆匆物自閒。

未證現量逐色聲，虛生浪死失知音，若能會得西來意，
亦不妨同牛彈琴。

空餘瓶鉢走西東，澹泊生涯世可風，八九年來僧活計，

雪泥鴻爪覓無蹤。
放棹怡情壑水邊，碧漣萬頃和鷗眠，枕中一覺黃粱夢，
大地蒼茫已杳然。
惺惺寂寂四魔伏，三觀參來融一心，妙假即空還是色，
圓中非古亦非今。
神州曠野遍哀鴻，養性深山未是終，大事因緣出世意，
蘿洞慢倩白雲封。
專精修學又參禪，不談塵中別有天，識得蓮花出濁水，
人間到處可留連。

寒夜讀高僧山居詩十絕

青山明月證前因，抱道暫留未了身。信口吟來皆妙諦，
蓮花燦舌不沾塵。
推敲雕琢非爲是，流露閒情貴率眞；笑問吟風弄月客，
誰同運水搬柴人？
胸無點墨語超倫，應是三關勘破身；底事人間未識破？
故將詩理暗傳神。

一入深山山又山，悲心難捨是塵寰，岩阿參得詩三昧，
又覩泥牛到世間。

苦奏無弦一曲琴，高山流水少知音；一鈎冷月詩僧境，
幾樹寒梅高士心。

不用希夷一覺眠，威音那畔悟詩禪。已將雙眼憂時淚，
灑作山間澹澹煙。

月映清池見法性，梅開雪嶺悟家風。聞來一管無毛筆，
寫盡溪山入太空。

鼉皷聲高梵唄收，天陰月色鬼啾啾！沉迷不醒人間夢，
棒喝而今正當頭！

爭逐熙攘何日了？浮雲翳月正朦朧；今宵人海聲寂寂，
何處頻敲清夜鐘？

不搏而聲不撫鳴，天機活潑描心靈。吾今休效豐干古，
前代明師已有評。

和通一法師去潮州十絕韻

寄食浮屠九載零，雲踪浪跡逐輕萍；颺流最是年前事，

梵水吳山鐘獨聽。
心期如許竟難成，簾外瀟瀟霰雨聲。讀罷新詩誰得似？
華南不負好聲名。
滿湖煙雨派山阿，閑向滄浪皷棹歌，慣唱巴人下里調，
陽春一曲苦追和！
半爲人忙半自忙，心猿意馬任猖狂。小園夜夜伴孤月，
花影搖拽故弄墻。
無力圖強祇自憐，遣愁聊復寄吟篇。何時滄海浮杯去？
了却平生未了緣。
狂風暴雨欲傾天，誰立中原挺一肩？功業已成守不易，
金甌殘缺愧先賢！
忘形每坐到中宵，盈室經書悟寂寥；欲向故人露消息，
天涯雲水兩相遙。
人海文章一手編，祇緣參透野狐禪；可憐光影門頭客，
反省還須賴筆椽！
宗門寥落枉爲僧，欲挽狂瀾力未勝！若使黃梅生斯世，

金剛應悔授南能。

原來佛法無多子，得失由他任意評。遙禮善才爲法重！

百城煙水又南行。

贈通一法師之香港弘法

寒逼寒梅競雪飛，孤懷寥落益悽其！征途張儉何時歇？

寓窟孫登未念歸。月冷白湖思寂寞，春回芳草夢依稀。

看將一勺曹溪水，遍洒天南萬物齊。

重遊崇福寺寫早闢福上人兼簡顯光因舟諸友有序

寺在慈谿城西山中，爲淨寬老法師故居。太虛大師昔曾書「有福山林今得主，多情天地此留君」一聯贈之，其勝況可知。庚午夏，靜賢法師嘗偕予自芳江渡來追暑其地，歲月匆匆，轉瞬五年有奇矣！寺主闢福上人，慈心應物，梵宇重新；而賦性幽雅，閑來荷鋤種花植樹，深得煙霞中趣！以故奇花異卉，繁盛週遭，三徑不荒，四季常春，出入其間，儼如置身于花城中，悠然自得！昔人謂「齋僧獻蔬菓

，供佛摘籐花，」可爲上人咏矣。唯檢舊日師友，已少靜實法師，與盡悲至，予不禁重有感焉，爰筆紀之以俚云：

山藏玉宇靜無塵，曾憶當年偶寄身，踏破芒鞋還此日，山門面目煥然新。

竹影離離侵綠苔，紅花枝間白花開，園庭多少佳花木，盡是上人一手栽。

乍合遽離意脈脈，綠窗細語入玄微，山形畢竟無今古，人事原來有是非。

築亭端爲解心居，（山後園中有解心亭，庚午夏主人以把茅蓋就，可解心，可納凉，亦可吟讀，額其名者爲靜師，並爲文紀之，今亦重建一新矣。）師記文章屬我書。今日解心人不見，秋聲千點獨躊躇。

宿天台國清寺謁別靜權可與二閣黎

何年古寺闢鴻濛？萬壑齊鳴破曉鐘。禮別寒山子拾得，煙霞一覺太匆匆！

車經雁蕩山

故鄉風物我全諳，此地神工削不堪！遊罷西湖觀雁蕩，方知山水甲東南。

重過樂清居士林訪謁張雲雷

胡奉塵萬禮群諸居士講後詠此

白業專心靜出塵，閑翻貝葉忘簪纓。昔年林舍落成日，引我逃禪第一人。

應是維摩權現身？談經善巧俗融眞。逢人都說彌陀好，罄竹難書饒益人！

偶爾隨緣談佛法，讚揚未算是宏經。樂清護教知龍象，愧煞庸材粥飯僧！

重過永嘉普覺寺有感並序

民十四春，芝峯法師掩關於此，予侍之讀書。秋應師命，出而赴護國講經，曾詠一絕，命予記誦。詩云：「芥爾藏心道味眞，無端又動出山心，空庭寂寞花含淚，誰梵禪關作主人！？」今重過其地，適

值秋令，誦之情景愈覺逼眞，不可不紀。

衰草寒蟲吟入徵，故園面目認依稀；庭空此日花濺淚，舊主天涯猶未歸。盆花叠地已參差，低首含情有所思，日暮秋風怨搖落，阿誰憐扶阿誰知！？

喜永嘉大師塔院重建

踏破芒鞋緣底事？曹溪一見悟心傳。而今塔院重輝日，細草微花盡入禪。

遊孤嶼江心寺

突波破浪一金鰲，勢奪三山海上浮。文卓忠君同慷慨，謝玉韻事總風流。一江水映千家屋，八月風生萬里潮，放棹登臨秋正好，四圍暝色入高樓。

江山一碧鏡中天，楊柳芙蓉景色鮮；潮去兩峯分外出，雲來雙塔空中懸。安禪說法仰青了，乘興題詩懷浩然。鐘鼓敲殘塵市夢，興亡往事付流川！

悼華清學長

師生天台麓，我家雁蕩下；同作水上萍，相逢閩之厦。清癯瘦而勁，剛骨傲同倨。天台山記出，深得時人許。雲水終日行，人生豈長聚？別後不知處，多謝黃君語！來從天台來，去向天台去，曇華一現身，應已證無住！？

註一：師初寫天台山記載現代僧伽，文筆生動，弘一律師奇之，深加獎勵。

註二：讀黃炎培先生之東遊記，言其遊天台遇師相談下，驚爲『原來是閩南佛學院的學僧』；藉知師之行止。

頌五磊一山僧

破衲生涯樂有餘，超然物外道相居，禪心參透箇中理，山自青青雲自如。

福州洋舟中

倚立樓船上，波光涼四圍；遠山青入黛，斜日碧沉輝。濤急鷗欲沒，風高雁獨飛，天涯煙水濶，飄泊幾時歸？

隨侍太虛大師自滬重來岡學輪中以會覺芝峯二上
人及虞愚居士所詠曇華詩見示並嘅和勉成一首
名華佳會時難再，清句聯吟酷似秋。○望月聽風寄雅興。○
驚濤駭浪破新愁。曾經杖履化南北，又見獅龍集島丘；
詩聖詩賢何濟濟！可能容我預詩流？

望金山

極目江天寺，浮圖抗夕陽，鐘聲兇浪遠，鷗影逐波忙！
遍地驚鋒鎬，名山信道場，嗟憐塵勢客，幾得此中藏。

玉山釣鰲亭

問道年年志未酧，江南江北一扁舟，漫將書蠹重收拾，
忍使心猿學縱囚？海上風雲多劇變，山中煙雨任勾留。
僧狂未必忘家國，孤憤何人相對愁！？

和慧雲法師春雨二首

江南同是草輕肥，飄泊依人幾欲歸，[illegible]重薔薇羞怯雨，
未成蝶夢已先飛。

春深風靜落花稀，鞅掌塵勞人事非，聚易更添離別恨，
可堪疏雨漏聲微。

玉山雜感四首

踏遍山山水水邊，倦來浮玉枕江泉，窗前月白天風寂，數點漁燈照獨眠。

頻來疏雨濕斜陽，一望河山萬恨長！覓得釣鰲居市隱，經樓陣陣落花香。

愁來且作榻眠禪，午夢驚回日已偏，百尺江樓豪氣在，此生端不羨遊仙。

烟波籠得水平流，放目江河萬斛愁，柳絮迷濛飛不去，纖腰輕繫幾扁舟。

嘲俗

運到詩文方有價，窮來書劍不名錢，人情冷暖春冰樣，笑倦閒僧一榻禪！

遊韓山和蔡梵子先生原韻

喜踐無心約，湘橋一望窮，少年多骨瘦，殘菊賸英紅，百計沉舟好，(注)千山作客中，登臨一憑吊，落葉舞秋風。注：余來粵前曾多方打算。

和靜賢法師卅初度原韻

歲月茫茫又一年，幾經江海逐雲煙，行遊剩有懷鄉淚，瘦病空餘故友憐。夜靜殘燈思悄悄，春來新柳絮絲絲，南中法事蕭條甚，花雨遍施海國天。

悼慧庭法師六絕

三月春風拂面溫，海南遙祭倍銷魂，幾回夢裡承棒喝，枕上於今剩淚痕！

一自釣魚池畔去，榴紅又逐水平流，樂聞北雁傳佳訊，謂有鄉賢駕法舟。

最無聊奈夕陽天，計侍巾瓶幾數遷，道是追隨弘大法，何期生死總乖緣。

閒病揚城還笑語，那堪遽拔渡人篙，釣鰲景物知猶昔，娩我千山作遁逃！

我亦年來病苦侵，高山從不再登臨，一年一度飛花落，忍向殘枝雪涕吟！？

法王獅吼愧難承，辜負栽培飯粥僧，往事祇餘多少恨，

可堪夜雨一孤燈！

秋日感寄菊冰諸友

天南桐謝又蕭秋，一事無成媿此遊！借問甕城朋輩樂，幾人弄笛泛輕舟？

南居偶感

曾記摶泥門草來，而今心緒等柴灰，十年形影同消瘦，半夜鄉關空去回，吾道艱難悲老大，浮生顛倒任迂徊，衰危孤憤成何用，欲挽狂瀾媿少才！

和陶唐詩人新詩韻有序

冬來爬梳故藉，日無餘暑，廢吟久矣，偶讀陶唐詩人新詩，見和衆基多，結習難除，和成一律，明知白雪調高，要亦哀此情纏云何可脫之意耳。

千山萬水亂吟題，綺語何曾苦自持？閒蟲興亡徒獨哭，看穿色相忍遐思？閑來一卷禪于榻，境未中年鬢已絲！苦樂源頭多頓悟，靜參落葉滿庭時。

冰予索予師弟法融小影代題疊絕贈之

箇僧眞個是無家，八載颺零慨歲華，往事不堪傳隻字，淚痕終日遍袈裟！

寄友　有序

吾友騰飛，特怙毋失，綠葉辭柯，心焉伊戚！吾亦感懷身世有萬里投荒之感，嗟嗟父母，未報鞠養之恩，憐我憐人，不知涕從何出也！因成二絕。

一載交遊等剎那，可堪身世葉辭柯，孤零我亦曾經慣，壯業當從百折磨？

我爲蒼生淚蹟多，忍心教唱莫愁歌？祇緣漏滴成滄海，斬棘披榛仗太阿。

喜新雨

南來心意總蒼條，讀罷經樓望遠潮，山色頻遭新雨綠，明朝携笻過湘橋。

和夢蕉詩人原韻

百城烟水與游閑，南國棲遲傍好山，瘦菊喜無霜折骨，行僧慣作笑開顏，心閑鬧市身猶隱，石磬荒峯性自頑，

漫向江頭憑指點，波中也作一輪灣。

柬瘦菊新婚

百城烟水一閑僧，飛錫騰空媿未能，此日甕城傳種菊，宜男當憶拜師曾！

春夜聞雷

濃睡方回漏已殘，狂颸吹雪折蟠蘭，迅雷驚醒黃粱夢，斷臂原無心可安。

再和靜賢亡友原韻有序

靜師辭世，奄忽半年，昨宵整理遺稿，備將付印，覺師生前笑貌，歷歷依然，此時冷月侵窗，寒風索索，心潮奔湃，乃走筆和其卅自韻一章，此中消息，不足爲外人道也。

奄忽人間又一年，惜師壯志等雲烟，南來枉有乘風志，北去空餘望月憐，夏疫侵生何慘痛？春蠶到死總纏綿！而今一掬同情淚，灑遍悠悠別恨天。

本然長老和予秋日感寄菊冰諸友一韻，頗多奇趣

！上元夜靜，詩興勃然，又疊四章，本然長老其有再接再厲之精神否？

海國棲遲秋復秋，不堪回首舊行遊，幾曾夢入南郊裡，指點江頭逐浪舟。

挹江亭畔丹楓落，記否扶笻共遨遊，最是令人依戀處，幾人猶數遠江舟。

少年心志已同秋，萬里何堪作久遊？我欲翩然歸去也，與師夜月泛江舟。

中原劫火幾經秋，海國天南忍遨遊！人海一燈光渺暗，同心共駕渡人舟。

和虛大師除鬚原韻

武林一度聆高論，福慧莊嚴世所無，悲願無情同骨肉，聲名不媿好頭顱，域中遍地多荊棘，敎內而今幾丈夫？此日除鬚表更進，未來仍自勝今吾。

和竺摩學長贈吾之港原韻

草長人間蝶亂飛，雄圖未展倍凄其，飄蓬未定又將去，

破衲新縫未念歸，忍記童年忙蟀鬥，愧曾鄉里立雞稀，行將一頓曹溪味，證取心齊與物齊。

冰予憐余年少衰病有相邀息養之意作此寄之藉見心情云爾

文字因緣等刹那，感君高義媿如何！凡　懶說年前事，古井驚生劫後波，病苦幸經知己慰，心愁翻怕解人歌。茲生豈可爲人累？寒錫梵經老碧蘿！

秋日讀竹摩東楊紹昌詩有感因和原韻

隔園丹桂到徵香，寂寞樓頭淡夕陽，海上征帆梭織景，低徊無語念爺娘！

十年行脚成何事，瘦影孤懷每自傷，同是有家歸未得，讀君一字一淒凉！

秋日感懷

秋風秋雨感天涯，怕看長空雁字斜，國難敎衰同此日，低徊漫數落簷花。

枯吟每待月過牆，一字敲成萬慮忘，自笑詩魔降不得，

爲它辛苦搜枯腸。

和竹摩法師十絕

不堪回首話前因，帶水拖泥剩此身！整日看山住不得，
逢人猶說絕纖塵。

萬法唯心成說食，三千一念證爲眞，研經析教所知障，
誰是躬行實踐人！

深谷棲遲罕匹儔，定中勘破假和身，爲憐一類塵勞客，
化作詩禪透筆神。

十年行脚四居山，是是非非人我間，解脫未由緣隙惑，
何堪長此落塵寰。

子期謝世早焚琴，流水高山微妙音，一曲無生才奏出，
百千萬億衆同音。

日長無事便高眠，客到揶揄一字禪，自笑夢魂勞碌甚，
窗前輕雨細如烟。

舉目僧倫都憒憒，阿誰振作祖師風？願憑一管如椽筆，
寫至心窮與血窮。

夜色清明露正收，撩人促織鬧啾啾，披燈一卷無生論，舉首圓輪掛壁頭。

玉笛傳來音裊裊，長空月色正朦朧，心湖此際涼如水，杵杵鄰庵半夜鐘。

天籟心弦自和鳴，山光水色信潛靈，豐干不作饒舌者，萬古千秋已定評。

將去潮州十首

拈毫不勝說離零，隔院鏡聲難再聽！破鉢殘經重收拾，明朝又作海輕萍。

百感交燃寐弗成，孤燈無燄鼠無聲，南來一覺勞形夢，博得隨緣第二名。

階前花影疑如畫，斷續風傳斷續歌，自笑少年心未靜，漫將梵曲戲相和。

十載辛勤乞法忙，忍看魔燄任猖狂？中宵憤起渾難寐，冷月窺人入短牆。

碌碌經年笑復憐，從來書未讀全篇，任他說墮文思障，

自信心無世相緣。

三月楊花飛滿天，行人正好杖隨肩，善才五十三參事，飯粥庸材效昔賢。

春來細雨苦連宵，一樣閑情伴寂寥，多少友朋無覓處，何堪更與故鄉遙。

人海燈刊手自編，宗師笑作野狐禪，堪憐敎界成虛売，勵成精勤筆作椽。

近來懶不行山路，昨日登城力不勝，行脚十年成病衲，曹溪愧見嶺南能！

勝友如雲不紀名，從來博得曼殊評，兩年聚樂還同昨，忍說明朝振錫行？

題何張蓮覺居士手冊

余以民國廿二年入粵，應聘於潮州嶺東學院，兼主人海燈輯務，歲月匆匆，彈指兩載，今夏人海燈移港歸居士發心續辦，余不才，仍承輯務，因題四絕，以誌盛緣云。

文字勞形無一就，敢誇執管作公評？神州慧日悲凄淡，
幸有閻豪築法城！
人海灘頭百怪陳，悲時悲教寸心驚，天南覺苑宏開日，
百獸馴調禮象王。
最堪依戀是中宵，月影輕移隔苑蕉，禮罷空王頻發願，
東邁花朵結朝朝。
教海荒涼等石田，六和僧衆盡春眠，輸金倡學空前事，
慧命如絲慰縮懸！

人海燈社叢書之五

石火集

版權所有

民國廿五年元旦日印

作者　竹摩・通一

出版　人海燈社

發行　人海燈社

經售　各佛經流通處

印刷　林發印務公司

定價　每冊叁角